

中 国 当 代 战 争 小 说



生命通道

尤凤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生命通道

尤凤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通道/尤凤伟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 - 5033 - 1415 - X

I. 生… II. 尤…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610 号

书 名: **生命通道**

作 者: 尤凤伟

责任编辑: 殷 实

装帧设计: 十畝装帧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j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70 千字

印 张: 5.625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3 - 1415 - X/I·1128

定 价: 7.00 元

那一年去日本，在东京参观了几十家中小企业，前前后后和上百个日本人打过交道。这是头一次大面积和日本人“犯事情”。

——尤凤伟·序文·《战争·苦难·生存》



第一章

战争至1942年下半年始见到曙光。日军在中途岛、瓜岛和所罗门群岛连连失利；中国战场，中国军队继浙赣战役大捷，紧接着又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毙敌五万六千余。这次大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首次大惨败，致使日军自开战起一直保持的海陆空优势宣告消失，从而转入防御。第二年年初，日军又有数个师团在华南战场被歼。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惊呼：“局势严重，需要吾人做最大之努力，本年可谓决战之年。”然而语出不久，日军又在鄂西、常德二战场失败，八万余兵员战死。是年，美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地转入反攻，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海上交通被切断，使南洋一带近五十万“南方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境。为此，日

军大本营意识到在中国大陆打开一条与南方军的通道刻不容缓，于是要求中国派遣军抽调五个师团转用于太平洋方面，支援南方军；另以五个师团就地集结，作为日军大本营总预备兵力。然而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至年底，日军扼守连接千岛群岛、小笠原、巽他和缅甸这一环形所谓“绝对国防圈”未取得成功，防线出现严重危机。于是又下令中国派遣军自1944年春从华北、武汉、广东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国民党中央军，先行占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段以及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重要地区。这便是有名的被密称为“一号作战”的军事方案。为确保其“一号作战”的有效实施，日军大本营决定，给中国派遣军增加兵力，除可以重新使用预定调出的那五个师团外，又于一月至三月间下令新编十一个独立步兵旅团。其中两个旅团在日本本土编成，八个旅团在中国关内的滋阳、正定、汾阳、济南、宜昌、南京、安庆、阳泉编成，另一个则在关外铁岭编成。日军大本营命令，在日本本土编成的第八、第九旅团以及在铁岭编成的第十一旅团必须于四月底五月初抵达指定地点，并立即投入作战行动。

四月中旬某天，由北野俊太郎率领的第十一旅



团先遣队从辽宁半岛横渡渤海，在一个叫龙口的码头登上陆地。

部队在龙口宿营，稍事休整，第二天一早出发。

渤海连接着两块地面，同时又连接着两个季节：那边冬的寒气尚未退尽，这边田地里的麦子已接近黄熟，热浪阵阵，老百姓光着膀子在地里干活。北野的部下还穿着厚重的棉衣，扑身而来的燥热与潮湿使人感到不适，得病般头晕、恶心、浑身乏力，步履艰难。如此挨过一日，第二天却又是另一副光景：阴云密布，不久大雨滂沱，兵士们棉衣湿透，负重如裹铁甲，在雨水中蹒跚行走，状如蒙人之舞蹈。尔后又雷电交加，声色俱厉于天地之间，忽而如当顶降落，忽而又如从一方横扫而过，惊人心魄。又挨过一日。再一天又换个晴日。雨后之日格外红艳，悬在头顶一个劲儿向下烤晒，地面蒸腾起一片黄浊雾气，雾气中散出一股熏人的恶臭，令人窒息，如同置身于一一片无边无际的坟场，北野的兵士备受煎熬。偏偏祸不单行，许多人又染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足疾，如同被哪样毒虫叮咬般红肿，疼痒交加，行军时苦不堪言。军医们加紧诊治，却因不明病因难以下药，一筹莫展。北野本人倒平安无事，但作为肩负使命的最高长官，骑在马上望着如蝼蚁之动的队伍，一腔怒火无从发泄，

这些日本人给我的印象“大大的好”，热情、谦恭、和气、有礼貌，特别是他们的礼貌是你在全世界哪个地方都见不到的。

每次迎送都要把腰弯成九十度，且不厌其烦。

——尤凤伟·序文·《战争·苦难·生存》



只将眉头锁紧。

这天天黑，队伍在一座村子宿营。北野的司令部占了村中的一座祠堂。祠堂有一个很大的院落，一株古柏挺立在院子正中，郁郁葱葱。这时晚霞已快退尽，天空一片灰暗，成群的乌鸦在这灰暗中穿梭飞翔，发出“哇哇”的凄厉鸣叫。

开过晚饭，北野叫人传来军医队长高田中尉，又叫来翻译官卜乃堂。这二人一起站在灯光下，反差甚大。高田军医三十四五模样，身材适中，面皮白净，卜乃堂却生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一个似书生，一个似武夫。其实卜乃堂也念过大书，虽也是三十几岁，经历却甚为复杂。

北野先问高田军医足疾是否还在继续蔓延。

高田军医答说是。北野面呈怒色，怒斥说：“帝国军人自应各尽本分，兵士打仗杀人，军医治病救人，天经地义，可你们对区区小疾却束手无策，成何道理？”

高田军医无言以对。

北野又转向卜乃堂说：“卜，你是中国人，难道就没见识过这般害人的疾病？”

卜乃堂摇摇头，说：“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方水土上患病，怕只有这方水土上的医生

才能医治。”

北野似有领悟，说：“你的意思是找本地医生给大日本军人诊治？”

卜乃堂点点头说：“是。”

北野想了想，说：“卜，你去找一个中国良民来。”

卜乃堂应声走出祠堂，不一会儿带着一个五十几岁的村人进来。北野便开始盘问，卜乃堂在中间翻译。

北野问：“这村里有医生没有？”

村人说：“没有。”

北野又问：“四下的村庄里有医生没有？”

村人仍说：“没有。”

北野勃然大怒，脸色极难看。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少尉军官拔枪抵住村人的脑壳，一阵叽里呱啦。

卜乃堂翻译说：“皇军不相信你的话，没医生难道你们得了病就等死不成？皇军说你不是良民，故意与皇军作对。他说你今天不讲出个医生的下落，就毙了你！”

那村人吓得浑身颤抖，说：“离这儿八里的苏家泊有一位老中医，只是年岁大了，早就不出来看病了。”

北野问：“这是不是说谎？”



村人说：“全是实话。”

少尉这才收起枪，北野转向高田军医和卜乃堂翻译官下达命令：“立刻让这人带路赶往苏家泊，将老中医找到带回。”

二人不敢怠慢，赶忙从军中挑出一拨健壮兵士，匆匆钻进黑沉沉的原野之中……

大约就在北野少将带领部下登上“九州丸”那一时刻，苏家泊老中医苏子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归于黄泉。那个被北野审讯的村人并没有说谎，苏老中医确已染恙多年，连本村人都极少见他那身着蓝布长衫的瘦长身影。

大约也就在北野的军队在龙口登上了陆地的那一刻，苏老中医的儿子苏原带着年轻的妻子回到苏家泊。他回得迟了一步，探病变成了奔丧。苏原是苏老中医惟一的儿子，在青岛一所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做外科主治医生。

在苏原回到家之前，他的几个姐姐、姐夫已先他从各处赶来。另外还有一些本家亲朋帮忙张罗，丧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苏老中医七十而终，也算是寿终正寝，是喜丧，因此整个殡丧过程没有过浓的悲哀气氛，如同大家齐心协力安排老人做一次离家远

行。苏老中医躺在灵床上，十分安详，只等着儿子回来为他入殓。只因未看老父生时一眼，苏原内心很是悲痛。苏原的妻子牟青是城里女子，不谙乡俗，苏原只能一样样教她，比如怎样叩头，怎样啼哭，以及如何与各等辈分的亲朋叙礼。牟青是聪慧女子，凡事一点即明，无庸赘述。只一天过去，一切均做得恰如其分，赢得婆婆和众多亲朋的满意。按照苏老中医生前的嘱咐：战乱年月，丧事一切从简，不请吹鼓手吹打，不请僧人做功德，灵柩在家不可超过三日。苏老中医在世时，家人未曾违背过他的意愿，临终之言更是遵照不悖。于是便在苏原回家的第二日将老中医安葬于苏家茔地。也就是在这一晚，日军军医高田和翻译官卜乃堂来到苏家泊。

他们将苏原和他的妻子从家里带走。

离开苏家泊大约是晚上十点钟光景，天上悬挂着半轮月亮，照得远远近近的山峦朦朦胧胧。夜风太冷，抑或还有惊吓，苏原的妻子牟青浑身瑟瑟发抖，苏原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妻子披上。在离家之前，苏原曾强烈要求留下他的妻子，让他一人跟他们去，但没被容许。日本兵按惯常战术兵分两队，苏原和牟青被夹在两队中间，还有高田军医和卜翻译官。一路上所有人都缄口不语，默默行走，只有脚步



声向四方传递。这条路苏原从小到大走过无数次，可在这样的深夜走还是头一次，他感到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恐惧，为自己，更为妻子。

在远远望见日军宿营的那个村子黑黝黝的轮廓时，忽然听到了枪声，开始很稀疏，转瞬便密集起来，枪声在静夜里显得很尖厉、很刺耳。枪声来自村里，同时又看见爆炸的火光。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惶惶不安，队伍停止了前进，在原地等待事态的明朗。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枪声停息下来，爆炸声也不再有了，惟见一两处房屋在燃烧，火舌舔着阴冷的夜空。队伍又开始前进，速度增加了许多，快到村子时，几乎变成了跑步。

进了村，只见街上呈一派战斗过后的景象，被打死的日本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收尸。受伤的在呻吟叫骂，医务人员一边包扎一边指挥兵士抬往临时救护所。着火的房子天灯般照耀着街上的情景，没有人救火，也见不到一个老百姓的踪影。

高田军医和卜翻译官没在街上耽搁，带着苏原夫妻急匆匆地赶到北野所在的祠堂。北野正在大发雷霆，斥骂几名站得笔直的军官。军官们一面“哈依哈依”地接受训斥，一面不失时机地推卸着自己的责任。苏原读大学时修过日语，他听出的事体是：刚才

的战事是遭受从泽山上下来的一股抗日队伍的夜袭。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了村子，先摸了村西的岗哨，然后冲进村，对正在睡觉的日本兵开火，乱打一通，等日军清醒过来，游击队已经撤走。日军只在村口抓到两名伤了下肢的游击队战士。日军伤亡惨重。

北野挥手退下军官，余怒未息。高田军医正要向他报告苏家泊之行，这时从外面急匆匆进来一名少尉军官，向北野报告说抓到的两名游击队员已自杀身亡。北野愣了一下，说捆绑了怎能自杀？少尉说，他们互相咬断了手腕上的血管，岗哨在月光下发现从屋里流出一道红亮的溪流，很是诧异，开门查看，这时两人已死。少尉报告完，在场的人都不再说话，包括愤怒不已的北野。苏原尽力保持平静，做出什么也没听懂的那样，而心里却是十分惊骇。作为一个医生，他清楚这种自杀方式是多么惊心动魄而又不可思议，只有充满视死如归勇气的人才能实施并达到目的。苏原嗟叹不已。过了一会儿，高田军医开始报告苏家泊之行，请示北野如何处置。北野目光不善地打量了这对中国夫妻一眼，说先关起来，天亮再说。

天亮后苏原和牟青再次被带到祠堂院里，高田



军医、卜翻译官已在。北野的情绪仍很严峻，但打量他们的眼光已不像昨夜那么凶狠了。他好像明白过来这一男一女不是他的俘虏，相反倒有求于他们。他问他们可用过早餐，卜乃堂翻译给他们听，苏原回答他们夫妻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北野停了停随之说昨晚的事你们都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不宣而战，向进入睡眠的日军进行袭击，造成惨重伤亡，中国人不讲战争规则，是有失文明的行为。苏原听着心里愤然不已：真正不讲规则有失文明的是你们这伙侵略军，在中国，在朝鲜，在珍珠港，你们发动战争哪回是有宣而战？看来北野很善谈，还在滔滔不绝，说苏原君你是中国人，中国医生，你必须好好给皇军将士治病，将功补过。苏原这才明白北野大说中国人搞突然袭击不讲战争文明的目的，是要说服作为中国医生的他只有乖乖地给日本军人治疗才是替中国人将功补过之举，才符合他的所谓战争文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强盗逻辑。苏原早已成竹在胸，决不给这伙强盗医治。他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问题只在医术是否高明。我虽然读过医科，可在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并没学成什么，所以十分惭愧。希望你们赶紧另请高明，否则耽误了治疗我担待不起。北野听了卜乃堂的翻译，脸色变得阴沉，说苏原君无须客气，你出身医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和几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伙人是一回事么？都是同一个大民族的子民么？我自知，答案是肯定的，但却难以置信。

——尤凤伟·序文·《战争·苦难·生存》



学世家，又读过专科，怎会是庸医之辈？快快随高田少尉去给将士们治疗，要真耽误了治疗，却是罪责非浅。苏原已觉无话，心想不妨敷衍一下，再相机脱身。

苏原和牟青随高田军医、卜翻译官以及肩负看守职责的少尉走出祠堂，向日军病员宿地走去。行走中牟青陡然察觉侧方有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那是卜翻译官。狗汉奸！她在心里骂了一句，低下头去。

村街很静，空荡荡的街面上残存着斑斑血迹，散发着腥气。着火的几幢房屋还在冒烟，风将烟柱歪向一边，如同巨人头上竖起的粗黑发辫。

为便于诊治看护，这些病员被集中起来，分住两处，一处为军官病员，另一处为兵士病员。他们先往军官宿地。这是位于村头的小学校，一圈杨树围起的院落，一拉溜七八间平房。这时太阳已往上升起，光芒透过杨树梢头射进院子，暖洋洋的。这伙穿军官制服的病员三三两两坐在屋前台阶上晒太阳，有的躺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床铺上，哼哼唧唧，满脸的苦相。高田军医首先让院里的病员脱掉鞋袜，给苏原诊看。苏原做出查看的样子，俯下身，盯着一只只肿得红亮的脚。此时他对病情已明了于心，当他站直身